

新編詩義集說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嚶嚶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聖人建遊觀之地而民樂效其力聖人寓遊觀之地而物各  
遂其情聖人有所興創而出於民心之樂爲雖欲不速成而  
成功自速矣此所以民亦樂其樂而鳥獸蟲魚皆自得於遊  
觀之際也此二章傳總斷謂斯民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似不可分輕重然畢竟民心樂於方作臺沼之時所以能樂  
其樂於遊觀之頃若作臺沼之初強民使效其力他日見其  
君寓於臺沼之上雖有可樂不能樂其樂矣此乃詩人述民  
樂之詞所以朱子斷章只平說

於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望氛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臺

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爲其神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不終日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斯民事上之忠也

解頤

上是美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力下是推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心皆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 聖人方有所興創而民之成其功者速此聖人心乎愛民雖無欲速之心而斯民自有樂爲之志蓋能念其煩勞而民之愛夫上者深矣 速成之意出於民則爲愛君君雖不欲其速民自樂爲之矣 矜式此題祖孟子集註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此說自正大文王之臺方其經營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此庶民以文王之心爲心也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

亟而民心樂之此文王以庶民之心爲心也文王之心愛民  
之心也庶民之心愛上之心也上下交相愛也詩人述民樂  
之詞如此朱子既加以美名正是述民樂之詞之意 斷法  
上言文王用民力而民樂於趨事赴功下則推言文王之心  
惟恐煩民而民自無不至蓋文王視民如傷豈欲煩民之力  
然惟其有是心故民樂之而成功速也 旨要

聖人有所建而民之成功者爲甚速聖人推所愛而民之趨  
事者爲甚親夫聖人之所爲非自爲遊觀之計皆所以爲民  
也聖人以愛民之心爲心則斯民亦以愛聖人之心爲心矣

王發揮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聖人之感乎人心者固於斯民競趨於事者觀之聖人豈欲

言集卷三  
四十四  
舉事以病吾民哉而有所興作不日而成乃若神靈之所爲者自非聖德之深入於人心其何以得民如此哉 主意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騫騫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騫騫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爲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物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爲鱗介也 解頤

斯民以樂意觀聖人所以鳥獸蟲魚莫非樂意之所寓而隨處皆樂境也 不分上下股只渾融說去 矜式

此詩皆述民樂之詞文王之在靈囿鹿與鳥皆安馴而不驚

在靈沼魚滿而躍此其仁恩所被驗於物亦同其樂矣世豈  
無苑囿池沼之奉與鳥獸蟲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  
其所寓而物各遂其所焉則文王之仁徵於外而根於中漸  
於民而流於物民之樂之舉苑囿池沼鳥獸蟲魚皆樂意之  
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其樂邪濯濯嚶嚶見於物皆  
民樂而誇美之詞樂意之所形也

旨要

虞業維樞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有樂之器有樂之理樂之器森然於制度文爲之間樂之理  
必悠然於禮遜雍容之地觀其器者要不可不究其理也彼  
其虞而業焉業而樞焉以賁鼓大鏞而陳之焉樂之器可謂  
備矣抑樂之爲樂所患者莫患於八音之奪倫而所貴者莫  
貴於衆心之和樂辟靡之地鼓鐘作焉奏之者得其倫聞之

者以爲樂聲嗟氣嘆不能自己信乎觀樂之器者不容不究夫樂之理 聖人之化天下也非徒以樂也而有教存焉樂以和人心教以淑人心苟無其教而徒恃乎整飭之器鏗鏘之音爲足以化天下抑末矣 主意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鼙鼓逢逢矇瞍奏公

聖人之樂設於施教之地而作於審音之人則樂之盡善盡美可知矣蓋施教之地必不以奏哇淫之音而審音之人必不失其疾徐之節今鼓鐘陳於辟靡而鼙鼓奏於矇瞍聞文王之樂聲嗟氣嘆其有倫豈不美哉 旨要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靡之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



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

解頤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詩三章一意相貫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者在乎德而脩德以法天下之民者又在乎孝德者繼先王之本也而孝者又德之本也非德不足以繼先王非孝不足以爲天下法永言配命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天理永言孝思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先王

主意

此三章歸宿王配于京一句上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其所以能配于京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其所以能成王之孚也是則武王對三后于周之京者豈徒能繼其位而足以爲對哉德合於天理而天下共信之孝孚于人心而天下共法

之茲其一代之王業得以成歷代之統緒得所託克對乎三  
后之尊而無愧也 矜式

此題三章當以首章爲一股下二章爲一股上股是無愧於  
前王下股是有合於人心合於人心即有合於前王之心矣  
聖人興王業以繼乎先者足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其  
行于己者有以合乎人心大抵孝者百行之原也永言孝思  
即求世德而長合於天理者也孝思維則即天下之所由信  
者也盡孝而天下法之求德配命而天下信之是即配三后  
於京師而無愧者也配三后而無愧則其造周室而興一代  
之王業者豈偶然之故哉中間鋪叙講透却從而貫合之則  
善矣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首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二章言武王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蓋聖人興王業以能繼世統而正位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能求世德而順理以信乎天下聖人出而君有天下非徒正位而無愧於前王正以所爲而有合乎人心耳有以合乎天下人心即有以合乎前王之心矣蓋武王非徒興王業以能繼世統正天位而無愧於三后也非徒無愧於三后以能求世德合天理而成其信於天下也

而發揮

長夫王在王實豈固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其於其於其於其於

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

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不解

一代之興固有以爲之前必有以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既世世有明哲之王矣而哲王之中又莫過於三后之盛今武王成三后未成之業配

三后在天之靈視先世而有光居鎬京而無愧周之王業豈  
偶然哉 一代王業之興要非一聖人之所致人徒見周之  
興文王武王爲之也而不知周之未興世世已有哲王矣文  
王與大王王季見之於在天之靈而武王配三后於在京之  
日則周之所以興不獨在於文武而已在大王王季之世積  
累之既厚則基址之益宏培植之既深則根本之益固觀文  
武之興周當觀武王于京而配三后則知王業益本於世德  
而非可以旦暮致也 世哲三后即世德者在上世配德者  
在武王前此哲德周之業所以開武王配此哲德周之業所  
以成 旨要

聖人相繼而興一代之業必其相傳而有以契前王之心夫  
周之世有哲王而三后之在天也武王繼文王而興周乃能

於鎬京之地配三后在天之靈則無愧於前王即所以興王  
業也 於式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  
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于下而已之德既與先  
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  
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  
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  
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  
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下交孚而  
其爲信也成矣 解頤

理也者人心之所同有而世德之所由寓也武王配三后於

鎬京求三后之世德武王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也惟求於日用之間一循乎天理之正不使是理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所以爲世德之求者不外是矣噫世德此理也人心亦此理也故配命者武王之所盡心而豈徒以配于京者爲足以慰三后與天下之心哉王者之有天下惟能繼前王之德以常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以默契於人心世德此理也王者之信此理也此理著在吾心不暫合而遽離不暫得而遽失則所以繼前王而孚天下豈不有餘裕哉故觀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於其天理渾融於一心久而不息者觀之也

旨要

王者惟能常合於天理則上足以繼前人之德而下足以成王者之信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息而不合於天理則無

以成吾信以契於人何以繼祖德而稱其位哉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深求乎世德求世德亦惟求合於天理而已何也德即理也是理所在通古今而爲一達上下而無間惟長言合於天理則求世德者在是成王孚者亦在是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王者之信亦將何以嗣前王之位與德乎

主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王者之所以信服於天下者莫大於孝孝愈久而愈不忘故天下之所同法也孝者人心之所不能自己上之人既有以倡之則下之人必從而法之王者之信要不出於孝之外而天下之所法者又豈出於孝之外哉此孝有時而或忘之則所謂孝者亦僞焉耳何足法哉

主意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  
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羹  
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  
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偽  
之所爲也而豈足爲天下之法哉

解頤

人心信聖人而取以爲法者正以聖心無窮之孝可以爲法  
耳武王成王者之信而下土之衆皆以武王爲式所謂式者  
何也武王一念之孝思愈永而愈無窮此孝思足以爲則故  
人信而式之耳則與式皆法也聖人之孝與常人之孝不同  
常人之孝出於暫焉之思聖人之孝本於無窮之思惟其孝  
思之永真有可法故天下亦信其可以爲法舉從而法之也

旨要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永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亦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解頤

此詩六章上三章相承下三章相承此題上言天下媚愛武王而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嗣事矣下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蓋人心歸而聖人盡孝之道爲甚明聖道明而後人善繼之福爲甚久聖人以孝治天下行之於今則有以得

人心而盡繼世之道傳之於後則有以格天心而衍來世之福大哉孝乎觀之今世而人心之愛戴不能違推之於後世則天心之眷顧者不能已如中庸稱武王達孝可引用

發揮

人心興於善而聖人之孝為甚著聖道繼於後而上天之眷為無窮大哉聖人之孝其興起斯民而纘承之無愧者此孝也其詒示後世而福祿之永膺者亦此孝也聖人至孝之道貫徹乎前後協乎於天人故上而纘前人之事下而垂後人之規邇而感人心之相孚遠而膺天祿之不替孝道之著於斯為盛矣此無他前後同一理天人同一機豈有出於孝之外哉

外哉

於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昭茲者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承上昭哉而言也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下章言受天之祜而四方來朝賀萬年之久豈不佐助也聖道明而繼之者得無窮之天眷天眷至而受之者得無窮之心夫聖人之道天眷人心之所係屬者也一世能繼其迹則一世天眷人心之所歸萬世能繼其迹則萬世天眷人心之所歸特在乎能繼與不能繼耳

主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前王之道明以垂無窮之世後人繼此道以享無窮之福夫福不在道之外聖道之昭然者百世以俟而不惑則來世有能繼其祖之迹者豈不足以受天祜於萬年哉以是知明白正大之道即所以爲悠久深長之福道在是而福亦在是矣

主意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國家膺天命之重不惟得一統相尊之人心尤有以得萬年相助之人心夫人心未易以強合也尤未易以固結也地愈遠而相尊之無間時愈久而相助之不渝自非有得於皇天之眷命其何以得人心若是哉以是知天命者人心之本天與之則人與之矣

主意

文王有聲遠駿有聲遠求厥寧遠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惟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有安天下之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知其功之盛即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爲克君也

解頤

詳味朱傳謂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則是上四句

皆是說文王之德有安天下之德乃能爲天下之君人君孰不欲致天下之治安哉而率不覩其功之底乎成者德不足以爲致治之本耳治功一成名譽遠著即是德之宣播也聖人之德如此則其能君臨天下詎不信哉詩人所以推本之而後贊詠之也 聖人名譽之盛由其治功之成此詩人所以贊其君也

此詩集傳謂言文王逸豐武王逸鎬之事然則前四章言文王後四章言武王此章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聖人非徒有至大之令名而有安民之成功此克君之道不容以言盡也烝哉二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至好發明此句如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舜之元德升聞以至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故曰君哉舜也蓋所得而名者其功業耳若夫盡克君之道則不容以言盡者矣此哉之一字所以寓不可名言之妙於言詞者也如此發之庶幾得詩意

主意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

聖人有天下之大名者正以其有安天下之大功耳夫有其功而後有其名而聖人之所謂功者要不出於安民之外民安而功成焉則天下之大名舍聖人其誰歸哉

主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無哉

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解頤

聖人順天命以有爲斯足以君天下矣聖人之有爲無往而非天也伐崇以誅殘吾民者固天意也至於作豐以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之奉將天命若此豈不足以君臨天下哉  
於式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

適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解頤

首章文王烝哉有明釋以下皆不復出則其旨亦同皆是推本其德而復稱贊之是章言聖人始建都而舉適其宜不徇已而遠致其孝此詩人所以贊其克君也  
於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上章言文王遷豐之事下章言武王遷鎬之事上言文王之  
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  
文王爲楨榦信乎文王之克君也下言豐水之東注由大禹  
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信乎武王之克  
君也夫維翰者有所依賴之謂維辟者以之爲君也王后言  
有君天下之德皇王則有天下之號而實爲之君矣此等皆  
須分別要發明透徹蓋前王功著於一國而天下有所依其  
克君之道爲已盡後王功因於往聖而天下有所尊其克君  
之道爲尤盡破意如此其中引文王武王事實發明之烝哉  
二字仍須發其不可名言之妙如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以人  
歸者衆地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皆可說

主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之功著於築豐之日四方於是來歸而以為楨榦功之所著德之所由著也 當時民被殷之虐而無所歸文王伐

密作豐邑功已畧著再伐崇而築豐功業濯濯然大著見矣

天下無所依歸之人始翕然信其出而為民父母也

斷法

聖人功著作邑而斯民有所依此詩人所以贊其克君也國都者天下之所仰望而依歸也都邑既建而聖人之功業著矣民生之倚賴固矣其能君臨乎民於是乎信矣詩人所以推其本而深致乎贊美之詞聖人之功業既以都邑之建而益著民心之倚賴又以都邑之建而同歸非聖德何以能致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所以說得作豐甚重 於式文王伐崇之後即崇國之地以作豐邑故文王之功濯濯然

明著者以其能作豐邑之垣也伐崇以爲文王征伐之終事  
崇既伐而豐邑作文王之功著矣故天下皆有所依歸而贊  
文王之克君也此雖詩人之詞即天下之人心也猶牆之楨  
榦四方皆以文王爲楨榦此是得所依四方攸同是人得所  
歸不作豐邑不見文王伐崇之功既見其功業之著則知文  
王之出而有爲矣皆歸之依之而仰之爲君矣

旨要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靡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靡無思不  
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  
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  
此亦可見矣

解頤

上章言武王未作鎬京時而人心以之爲君下章言武王既  
遷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此聖人克君之道爲兩盡也  
夫武王未遷鎬京時詩人以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特舉禹  
功言之者見武王之所爲無愧於禹也此人心咸尊戴之以  
爲君迨其遷鎬京首建辟離之學講學行禮化服人心所以  
東西南北無有不服也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  
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所以然者當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  
有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此章及後章皆可引用

發揮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  
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  
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其君道之隆則不惟近

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解頤

豐水東注水之流也四方攸同民之歸也水之流者因前聖有治水之功民之歸者由後聖有爲君之德是時武王未遷鎬故以豐水之禹功爲言蓋即其地以美武王可以繼前聖之功若美韓侯之受命而推本於禹功也

主意

水勢之順者前聖平天下之功人心之合者後聖君天下之道興王之地豈偶然哉因前聖所治之地建國君民於其間而天下翕然頌其君道之盡是必非偶然者矣豐水東入於渭而注於河者禹之績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焉此一豐也禹治之文王遷之武王遂有天下而居之武王功不在禹下此君道之所以可頌因美武王而推美禹功此題本易作但惠以皇王維辟連下皇王烝哉說了皇

王維辟乃推本武王君天下之德皇王烝哉乃稱贊武王能

君天下 旨要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學校建於遷國之始而人心盡其尊君之誠此詩人所以贊  
聖人之克君也得天下之心服者乃足王天下而致人心盡  
其歸往之誠者則自學校始 武王當遷國之初首惟學校  
之是建蓋講學行禮有其地則教化明而天下之尊君親上  
自有出於此心之所同然者初不必強也以此爲天下君孰  
不信其能君天下哉詩人所以深致其嘆咏之詞也 古今  
天下惟教化足以結人心故當建國作邑之初而即新講學  
行禮之地則教化既明人心丕應四方雖大而同一思之心  
此其君道之盡正以其師道之盡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能盡君道則盡君道矣

於式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化首明於邦畿之重則人心無間於邦國之殊矣王畿者天下之所瞻依而王化者人心之所慕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方鎬京之初定而辟靡之已成則王化昭宣自近而遠四方雖殊安得不翕然而思服哉然則武王之興固將設至教以化民非徒據重地以臨民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上章言武王考其占卜而宅是鎬京蓋維正之於龜以成遷國之事如周召之卜洛大王之爰契我龜而遷岐衛文公之卜云其吉而遷國皆古人重其國事而不敢輕以一己之

見而決之此見武王之審決於神而遷鎬信乎其克君也故  
下章又以豐芑起興曰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貽謀  
燕翼乃武王之事也此則託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蓋取決  
於神以定遷國之謀復托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此君道之  
兩盡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  
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國固將  
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  
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解頤

聖人建國之功稽之於神而成之於已此其所以能盡君道  
也王者之舉事未有不順天意者而況於邦國大事豈可以



自用哉故必得龜卜之順從而後功業之成就正之者天成  
之者已武王之不徇己私若此豈不見其君道之盡哉 旨要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  
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  
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苟一  
時之安而不爲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 解頤

聖人非無所事也其深謀遠慮必及子孫非但爲一朝一夕  
之計而已故不惟及其子而又必及其孫則子可以安矣必  
如是而後君人之道盡矣故詩人以豐水有芑興之言豐水  
尚有生物之功武王豈無創業垂統之功乎 主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

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牛羊之腓護之以足肚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  
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  
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  
訐言其形之大也厥聲載路言其聲之大也此稷之所以異  
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  
兒待之矣 解頤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  
麻麥幪幪瓜泆嗙嗙

后稷之生蓋上天托之教稼穡之事以養天下之民故其能  
稼穡皆出天性能然非學而后能者也夫匍匐岐嶷以至其  
就口食則繞六七歲耳而能蓺荏菽則旆旆禾役則穰穰麻

麥則幪幪瓜瓞則啍啍此非出於天性能然乎哉蓋聖人當  
幼小之時而能興至大之利則其出於天性也可知矣如孔  
子少以知禮聞所以能正樂興禮刪詩定書繫周易脩春秋  
萬古綱常由是而正孟子爲兒時而陳俎豆禮樂所以能闢  
楊墨爲聖道也

發揮

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矣及其種植之間而嘉種各遂  
其性則所稟之異可知矣前乎聖人之生固未被嘉種之利  
也聖人既生隨其所藝而無不成於是其利遂及於無窮焉  
豈非聖人之天性固自有異者乎

旨要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  
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邠家室

后稷之穡其種雖降於天其相之實在於己苟不能致其人

力之助則豐草之不第嘉穀必不能與之而並生矣實方實  
苞自其清種時言之也實種實稊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  
實秀自其始穉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  
穎實粟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自種而苗自苗而秀自  
秀而實無所往而不致其人力之助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  
功於斯民而有邠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

解頤

后稷之穡所以有相助之道者言盡人力之助所謂人力之  
助者亦豈握苗助長之道哉即下文第除豐草種之黃茂使  
嘉穀自方苞以至穎粟是也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  
民而封於邠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奉姜嫄之祀使我周一  
代之基業自此而始先儒所謂周家以農事開國蓋謂是也  
聖人惟能盡人力以興養民之利故能受封爵以肇興王之

業洪荒之世聖人出而任繼天立極之事則天下何事不始於聖人哉革茹毛飲血之俗而享粒食之美固自聖人始使千百世之下皆得以蒙一王之化者亦自聖人而始也發揮詩人述古人稼穡之功以推原一代受封之始后稷爲農師教民稼穡因此有國所以開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實始於此故詩人備述其稼穡之功自始播種至於收成其有序而成功如此以見其有國之由也主意

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

聖人之於穡事自生以至於成蓋無一而不遂其天也生物固難自生以至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乃今由始及終隨其大而遂之使卒得以極其盛且美焉何莫非聖人有大造於嘉穀者乎主意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糜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而成成焉而獲獲焉而任負以歸於是爲鬯酒以降神爲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時言之也

解頤

言降嘉種者是稷降是種於民也所謂稷降播種是也謂之降者言教之辨嘉穀之種知稼穡之道使知如是而爲秬如是而爲秠赤梁粟爲糜白梁粟爲芑恒之而爲稼稼之而爲穡穡始教之是即所爲降也稷始受國而爲祭主故曰以歸肇祀也聖人惟能興萬世養民之大利故能興一代祀先王

之大禮下文亦以上篇之意以發之從降字及肇字上發明  
發揮

農事徧而美利興故農事成而祀事舉聖人以農事教民種  
藝之品類甚繁也其美利收成之餘正祀事創始之日以務  
農之事教其民者既自后稷而興則以務農之利祀其先者  
亦自后稷而始矣 矜式

聖人降播種於民其類固無不善也指其類而言之則善之  
中又有善者焉則秬秠糜芑是已此四類者不特可以供民  
食而且可以爲神明豈非穀之尤善者乎徧其利而不忘乎  
民收其利而不忘乎祖嘉穀之初登而祀事之肇舉則不特  
養民之利始於后稷而周之祭禮亦始於后稷矣 旨要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

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下章曰我祀蓋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如是則兩章可合爲一題耳大槩謂稷降嘉種於農者將欲備物以歸肇祀也又問稷之事如此者非徒如是而已也蓋欲備物以興嗣歲也夫興來歲以祈年興新年之祀也繼往歲以報功繼舊年之祀也舉聖人之穡惟欲備物以肇祭祀之事問聖人之事尤欲備物以申祈報之禮却從降字肇字如何字與嗣字上詳悉發之

發揮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所春榆斂蹂者即秬秠糜芑也浸而泚之其聲叟叟然盛而  
烝之其氣浮浮然將以釀鬱鬯之酒供簋簠之實備三酒五  
齊之獻也物既備矣於是而載謀則卜日擇士之無不善也  
於是而載惟則齊戒具脩之無不至也取蕭祭脂宗廟之祭  
也取羝以較行道之祭也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有朝聘之  
事則較祭焉上自宗廟下至較祭悉舉之矣或取肉傳火而  
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凡此者皆  
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解頤

詳祀事之當爲必推祀禮之由舉古人因農事而致祭凡事  
之當爲者無不盡其誠惟以近績乎豐年之慶耳朱子謂四  
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是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籩以及  
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春籩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

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而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以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於式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爲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祭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

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矣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解頤

上二章言后稷之祀此章言後世尊稷配天之祀也然曰印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香始升而帝已歆言應之速也胡臭亶時又作一句言帝之降格如此之速也何但香臭之得其時哉蓋由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以至于今所以能感格之速也王者尊祖配天之祭其感格之速者非惟備物之得其時以其誠心之無間也夫感通之道在於物況乎誠心相承歷數世而無間則帝之降格其有不疾也哉若心有悔愧則不足以感格矣夫祭祀在誠而非徒以物者也徒知物之爲備而不知前後相承者在心焉

夫豈知感通之道哉 發揮

胡臭亶時一句乃承上接下之辭然屬之下文其意尤相發明祀事之感乎天者有其應正以誠心之寓於物者有其傳祭祀之道固以物而致感格于上天也然豈徒物之足尚哉誠心所傳遠矣上天降鑒之速若在於奉物之無遺實在於傳誠之有自此詩前數章皆是說后稷之奉祭如此至此章始言後人尊祖配天之祭而其誠之所傳自后稷始是蓋祭自后稷而興則誠亦自后稷而啓此誠寓於物而上天感格之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於式

德者祭祀之本也豆登之薦方陳而帝之感格甚疾此豈但芳臭之足以感歟蓋自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此則格天之本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况周人世世用心如此則

明德之馨祖傳久矣豈不足以格天子周公尊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我將則言惟天其右之而不  
敢必此則言上帝居歆而甚疾言雖不同其誠敬之心一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即庶無罪悔之心也

主意

總論 首章述姜嫄禋祀之祥二章述后稷降生之易三章  
述其生而有見棄之事四章述其幼而有種植之志五章述  
其教稼穡而受封六章述其降嘉種而肇祀七章備言后稷  
祭祀之誠八章備言周人尊祖配天之義以終前章之意頌  
穀彼行芾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  
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物不害物則生意感親必相親則禮意隆人非不欲篤天倫  
之恩也一或相踈則親親之禮無所施矣詩人於物理之相

害者因致其戒焉禁止之切感發之深也要就人情上推發  
明得慇懃篤厚之意透徹爲佳作於托興之中而致禁止之  
意且既言莫遠又言具爾既言肆筵又言授几此即見其開  
燕設席之初有慇懃篤厚之意於勿字莫字上發得有情尤  
佳

啓式

物未嘗無生意也惟無以害其生斯有以遂其生矣人未嘗  
無親親之情也惟不踈其情則有以盡其情矣國君之有父  
兄耆老皆其所當親者親之以情則必厚之以禮苟不知當  
親而踈之又豈知盡其情於肆筵授几哉

旨要

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以上四句與下四句蓋曰敦  
彼行葦苟無牛羊踐履之害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  
兄弟苟不相遠而具爾則或肆筵授几以成歡洽之樂矣方

開燕設席之初而慤慤篤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非盛德能有是哉蓋植物無以害其生則有以致於繁茂至親無以踈其情則有以至於歡洽矣夫至親相與之樂人情之所難得也觀諸物理而知不可使之踈遠而盡夫燕樂之情此與之有意義者耳 物之無或害者有以遂其生親之無或遺者有以成其禮蓋物之不害物而後生意之可全親於其所親而後禮意之兼盡使於吾親而不能盡吾情則禮爲虛文物性之不若矣

發揮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般胥臠或歌或嘏

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

解頤

王者之親親尊賢其情無所不至也奉之以禮安之以器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之備樂之以歌樂之盛此豈有一毫之不盡其情者哉蓋其尊奉敬愛之誠藹然出於飲食燕樂之外此盛時王者之事也此是四件事不分輕重侍御獻酬飲食歌嘏莫不極其盛以見慤懃篤厚之意親親之恩其不容已者如此

旨要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古人之燕射始以必勝爲期終以能敬爲美蓋射所以觀德也始焉之利弓矢審法度由中否之相形而期於雋者人之情也至於弓矢張法度審則中否之相異而勝負決矣於斯時也惰慢之意乘之而勝者易以驕負者易以抗君子每於



此而觀德焉此既燕而射以爲樂故尤以不侮爲賢緣既燕則飲酒縱情不侮而能敬實人之所難藹然有雍容謹飭之風無僭暴驕戾之失

斷法

射所以觀德故所以尚者不在力而在德也弓堅矢鈞而舍矢又均者力也而所以序賓則以其賢也弓句矢挾而四鏃如樹者力也而所以序賓者則以其有不侮之德也使徒以力而不以德則極其力之所至亦以藝之能爾豈足尚哉

要旨

敦弓既堅四鏃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古者射以觀德觀其從容中禮而德可知也以其持必中之器而發於既燕之餘中者無矜心中者無愠色以賢序賓秩然有序其爭也君子豈不足以觀德乎

主意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祭畢燕飲之後爲頌禱之詞也曾孫主祭者之稱周之王者也何則既醉所以答行葦也曰公尸嘉告集傳謂周稱王而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可見也此言與燕者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與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此詩人頌禱之詞非主祭者之自言也

發揮

總論 前二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維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順序也

解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

明光大而言耳

解頤

昭明朱傳謂光大也是指福而言有福者自然光明盛大二章同是一意維其所感之德既厚故其致願之辭益加謂之景福指其亨嘉和順者言之謂之昭明則極其光明盛大者言之如天保臣子之報答其君燕飲之際所感既深則祝頌之間累言不足

於式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感吾君之厚恩者固無以效其報也所謂效報之厚者庶幾久遠之福何也已之所能者有限而天之所與無窮故以已而為報要不若願諸天以為報也吾君之厚我不特醉之以酒而且飽之以德有君如此何以報之維幸其享國之日長而厚福之益大不報之以已而報之以天斯其為效報之至

情歎

主意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禮意厚而期壽福之隆以致其報壽福隆而美保身之善以託乎神大凡有感於禮遇之厚者未有不以福壽為之祝也然福以極其盛壽以極其久非能保其身而使之善始善終則所願亦孤矣此其不特以願望之出於己者為已足而尤以願望之報於神者為可徵也

於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解頤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

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問尸所告之辭若何則曰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助祭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者焉然不維助祭之人威儀甚得其宜而君子又有嗣子於祭終而舉奠其孝誠源源而不竭則固宜永錫爾君以善也 籩豆靜嘉德之寓於物攝以威儀

德之寓於人維其有不竭之孝是以有不竭之善

旨要

此皆述尸告之辭也夫尸所以象神尸之言如此即神之言如此述尸告而問之者固欲其助祭之皆賢舉德容而美之者尤欲其繼世之有德夫助祭之賢一時之善繼世之德百世之善此詩人既述尸告而問之又舉其事以實之所以見朋友之賢見於今日助祭之間而子孫之賢期於後世奉祭之遠其在今日如此其在後世者又如彼孰非臣子祝君之

至願哉

發揮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王者之祀事其足以當神之意者非維物足以寓其誠亦維人有以同其誠耳

主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莫難於有繼王者之孝得人以為之繼則有道之長可知矣敬之著乎外神之所以美者既盡善敬之垂乎後神之所以予者尤盡善

旨要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王者之所謂善者固貴乎家之齊尤貴乎福之遠

主意

其允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天欲福其國家子孫必先自福其身始

主意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天命之附屬於人君亦維在於一家之皆賢也夫以一家之間內而有賢助焉下而有賢子孫焉自非天命之附屬其何以至是哉

主意

總論 遵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也孝子不墮孝誠之傳於後嗣也室家之壺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允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辭也

解頤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上是託物以咏其所寓之安下是述主人將意之勤而賓尸  
致報之美來成言福祿日來成就也 大要興題只要守朱  
傳口氣發明得委曲不直截便好 斷法

凡來成來崇之類皆指今日言至卒章則願其後日永無艱  
難也夫人之享福懼不保其後至於無有後艱則福積而高  
大者可以常保矣此乃繹祭而以賓禮燕尸之樂故不及其  
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 旨要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王者千祿得福而子孫皆賢此即上天反覆眷顧不厭之實  
美君德之應而知天眷為無已復推天眷之致而知後嗣為  
皆賢 美盛德而驗於天人交相與之際則德之盛可見矣



必驗於後嗣衆多而皆無愧於前人則君之求於天者既遠而天之眷乎君者信無窮也非盛德不足以致上天之厚眷非天眷不能致後嗣之俱賢  
文苑式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假樂言其德之可嘉可樂顯明也令善也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爲美也宜民宜庶民也宜人宜官人也受祿受天百祿也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申重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解頤

此詩集傳謂疑即公尸所以答鳧鷖者也假當依中庸作嘉

美也嘉樂君子見詩人美而樂之也言王者之德可嘉美而  
可悅樂既宜於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反覆眷顧之  
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詩人美王者之明德  
既得人心天眷之歸又得天心眷顧之久夫王者而爲天人  
之主而德者又所以爲之主者也何也德者人心所同得之  
理而天心之所眷佑者也吾德既明則吾之德即人心同得  
之德人心豈有不順哉吾德既明吾之心即上天之心天心  
豈有不順哉此其非特眷佑於一時而反覆申重之不厭也

發揮

賢君之盛德既足以得人而得天宜上天所以眷佑之者反  
覆而不厭矣人君之德有以慳乎人心而足以當乎天眷則  
其德盛矣此上天眷顧之休自有不能已者中庸引此以證

天之生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之意蓋天之眷佑人君亦示其足以膺受與否使其德下不足以慳人心之歸而上不足以當天心之眷則其容受之基甚淺上天未必反覆眷顧之不厭舜貴爲天子則宜乎人民矣富有四海則受祿于天矣由其德爲聖人也而天之於舜方且使之得其名得其壽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眷佑之休有加而無已也

於式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穆穆皇皇總言其德之美也抑抑秩秩詳言其德之善也不愆不忘言其心之敬有以修諸已也無怨無惡言其心之廣有以容乎人也率由舊章言其能循用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言其能盡用天下之賢皆自王者之子孫言之也然上章千

言集論三  
卷之  
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有  
以爲祝頌之辭也下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子孫之福  
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爲稱願之辭也 解頤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國家之所謂福祿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  
下將福人之國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能也衆而皆  
賢愈難能也子孫極千億之衆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  
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祿之盛孰有過於此哉噫觀  
國家之福祿亦維觀諸國家子孫之衆且賢斯可矣 主意  
王者之所干者祿也而可以得百福焉祿指其一端言之福  
指其全體言之也子孫千億言其多也穆穆皇皇以下言其  
賢也多而能賢所以能保天命於無窮也穆穆皇皇以德言

也宜君宜王以位言也不愆不忘以其心言也率由舊章以其法言也必有穆穆皇皇之德而後可以宜君王之位必有不愆不忘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

解頤

自其享於一身者言之謂之祿自其流行於無窮謂之福王者干祿于天而天以百福畀之不維使其子孫之衆多而且使其子孫之皆賢則天休滋至流行無窮其得於天者百世猶一日也子孫之衆固所以爲福然衆而不能皆賢亦非所以爲福矣

於式

詩人祝王者之福既願其子孫之多尤願其子孫之賢王者之福祿孰有大於此哉

發揮

威儀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此二章朱子定爲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爲將然  
之期故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  
寓規警焉威儀抑德音秩秩以其德之著於外者言無怨  
無惡率由羣匹以其公於任賢者言由是受無疆之福爲四  
方之綱則又以其獲福居尊者言也然稱願其在己者固公  
尸之至情而稱願其及人者尤公尸之深意人君居天下之  
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爲之臣者但知己之  
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  
尸之所願哉此其規警之意有默寓焉耳

於式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威儀德音皆德之著於外也此可見其有諸已矣又能無怨  
無惡以任賢則取諸人者可見矣既有諸已又取諸人宜其

膺大福統天下矣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

主意

王者維能脩身而尊賢則福有餘而治畢舉矣凡爲天下國家者必以脩身尊賢爲之本王者威儀則抑抑乎其密德音則秩秩乎其有常威儀聲譽之美如此可謂能脩其身矣而又悉泯其怨惡之私盡獲乎羣賢之用既脩身而又尊賢由是一人優游於其上而萬事振舉於其下其受無疆之福而爲四方之綱也豈不宜哉

主意

王者盡其道以脩於己公其心以任夫人則福有餘而治有統矣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身不脩則私意起而賢者未必樂爲之用又安能統天下哉詩人稱願夫王者之子孫以言其脩已則抑抑其威儀也秩秩其德音也以言其用人則無私怨惡而率由羣匹也若是則一人端拱於上衆賢分理於

下其受福無疆而統理天下宜矣

旨要

人君盛德著而任使公自足以膺多福而總大權矣人君之在天下其所享御者維福祿與權綱而已使其威儀聲譽之未盡其善任賢使能或徇於私則何以爲膺受福祉之基總攬權綱之本哉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以事理當然者稱願之而已篇中須發明此意

於式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之綱之紀以事言也不解于位以心言也燕及朋友自羣臣言之也民之攸暨自庶民言之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有以安其臣矣而臣子愛君之心又欲其不解而有以安乎民焉厚之至也不解于位即周公所其無逸之意此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解願



君爲臣綱人君能綱紀四方而安及於羣臣則君道盡矣如是則爲臣下者安得不愛之而勉以安民之政乎蓋安民在於不解不解于位則綱常張而不弛人臣既賴君之綱紀以自安則其愛君之心無所不至尤欲其不弛乎綱紀以安乎民也

主意

君統治而臣賴以安臣同愛以勉夫君者而欲斯民之同其安蓋君臣之相安不若天下之舉安也此周之詩人稱願王者子孫之辭以當然之事爲將然之期極君臣相愛之情君民相依之理也

發揮

人臣之不安皆原於綱紀之不立綱紀既振人臣自然賴之以享燕安之福所以外之百辟內之卿士職雖不同而愛君之心則同無不致其媚愛以忠於天子非阿諛便辟以爲媚

也實欲吾君不解于位以致斯民之攸墜焉爾噫君以有爲而致羣臣之安臣欲其君以無逸而致萬民之舉安若是者豈復有怠荒之失哉君經世以成政則其臣安臣愛君以勤政則其民安夫上下交而爲泰者君臣之盛也君燕其臣而以有爲之臣媚其君而以無逸勉之慶會之方深而規警之已至誠以交泰之時乃怠荒之所易起而踈遠之民尤休邇之所難及民苟不安則臣得以獨安者乎治有大小幸吾君能兼總以安其臣職有內外勉吾君常無怠以安其民古昔盛時所可喜者交泰之治所可憂者怠荒之心君能總治固足以安其臣矣臣不勉君以勤於其位則民容有安者焉則臣亦豈能以獨安哉故臣之安固在君之總理而民之安尤在君之勤勞君有以安其臣臣有以勉其君有交泰

之盛而無怠荒之失此其所以為盛時也歟

旨要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農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匪居匪康言其心之勤也迺場迺疆言其事之理也田疇既治然後居者可以有積倉行者可以有餼糧所以匪居匪康者為思輯和其民人不欲安於西戎之陋為思光顯其國家維欲復乎后稷之業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啓行而遷都于幽遷都必用武備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解頤

公劉以厚存心亦未嘗有自安之心即所以推其忠厚之心也所以於足食足兵用心無不極其至

旨要

古人之厚於民既足食而為利民顯國之圖尤必足兵而為遷國立都之事夫遷國重事也其遷必在於足食足兵之後

而所以爲遷者乃爲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而非有他  
也此其所以爲厚於民也蓋公劉之在西戎民歸者衆而地  
僻不能容若苟焉自安而不思爲遷國之計則非思戰用光  
之道也然既定遷國之計矣苟兵食不足而輕于遷焉則亦  
豈思輯用光以厚於民哉成王聞此言得不思議祖宗創業垂  
裕之艱難而保守之不易也此召公告戒之深意焉 作者  
當以篤公劉作一股以下皆篤厚之事 發揮

先公之厚於民者既足食以爲遷國之謀又足兵以爲遷國  
之舉蓋國以民爲本若民食之不足則民無所資武備之不  
脩則民無所賴况遷國之始尤必以是爲急故公劉始謀之  
際而勤勞於國必以二事爲重蓋必如是然後民無阻飢之  
患亦無外侮之虞此所以爲厚於民也

賢君之厚於民者勤勵富強之實已見於在國之時故其拓  
充備禦之圖遂見於遷國之際國都之遷皆所以爲民也使  
行者之食足而國家有顯大之基兵威之戒嚴而行者有衛  
禦之備維汲汲以致富強者能之下股兩節一節是未遷時  
事一節是將遷時事先自脩於內而後求擴大於外於式  
此題難分上下股只是說兵食足而後可以謀遷匪居匪康  
爲足食之計貫在場疆積倉上輯民人光國家爲遷都而言  
民之生聚日衆不遷不足以安輯之邦國日見昌大不遷不  
足以光顯國家所以難分上下股輕重只是以前一句貫了  
中間發明要照顧題目 斷法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裘餼糧于橐于囊思  
輯用光

古人以忠厚之心而盡力於民事無非欲以和其民而顯其國耳夫欲國家之光顯者莫先於斯民之和輯然民亦豈易和輯哉田疇之不治非所以和其民也日用之不給非所以和其民也維公劉之在西戎本之以篤厚行之以勤勞廼治其疆場廼治其倉廩廼裹其餼糧以實其橐囊則斯民相安於日用飲食之間自得於仰事俯育之際民之和輯者國之所以光大也自非公劉篤厚之心其安能思及此哉 主意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嘯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相土以居而生聚遂其情由任勞於已而佩服忘其美賢君以佩服之美而親相土之勞是宜居者衆而且安矣非用心之厚者何以能此懷土之心人皆有之

維人君於遷國之初有以遂其徙遷之情則生意日盛而斯  
民不至於有愁嘆思舊之情也然遷國之初亦勞矣陟嶽降  
原以相其土地之宜者殆非貴者之所能堪也則以佩服之  
美而親乎相土之勞非愛民一念至深至厚幾何不至於憚  
煩邪斯民得遂其安居之樂由賢君能親夫相土之勞

矜式

此言公劉至豳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乎山原也方  
其至豳于豳斯原而居者已庶且繁安而居之且徧且無永  
嘆則無懷舊之思矣而公劉方且陟降山原親任其勞而所  
佩者雖玉瑤鞞琫容刀之貴而不愛惜也以如是之佩服而  
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蓋古人之厚於民者  
以民方新遷而已絕乎懷舊之思也已親勞苦而無愛於佩  
服之貴也夫新遷而使不思舊非厚於民者不能以佩服之

美而親勞苦之事尤非厚於民者不能即是章所言觀之其厚民之實可知矣

發揮

古人之厚民也既相地而喜夫民居之安故勤勞而忘其佩服之美蓋公劉之心心乎愛民而已故於遷國之際拳拳斯民維恐其或不安也今民之安居者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公劉之心愈不自知其勞苦矣又何愛佩服之美乎

主意

重遷者人之情也苟非爲人上者存篤厚之心則遷於下者無以慰其愁嘆之意篤厚如公劉其度地而居民也居之者雖衆而所以撫慰之莫不安順而周徧焉斯民之得其所若此豈復有愁嘆哉然以國君之尊非不可以安逸也而於遷國之際陟而在嚙降而在原國人固有以見其勞矣觀之於其所佩則有玉焉有瑤焉有鞞琫容刀焉觀其陟降之勞苦



而忘其華美之服飾其厚於民者何如哉

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嚳復降在原

國君能使新遷之民得其所而不念舊者正以其能勤於民

事耳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章言營度邑居之事夫當經營審度之初逝百泉而瞻溥  
原陟南岡而覲于京其審度也詳矣乃立國于京師之野於  
是而處其所處於是廬其宿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  
語無不於斯焉蓋古人之厚於民者於度地之事為甚詳而  
居民之制為甚周也皆篤厚之心有所不能自己者也 旨要  
未定居之先則瞻望以相原野無不盡其詳既定居之後則

居處而見於人事者無不得其所逝彼百泉則自下而望上  
乃陟南岡則自上而望下古人相地之詳如此既審其可居  
則定居於此而一言一動之微亦無不得其所而安也四言  
于時見無不於斯而安乎此之意猶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者也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

國君之營建都邑而周視於上下之詳則其厚於民者可知

矣

主意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遷國者必據其要會之地苟地大而足以容衆則云爲無不

於斯焉

主意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俎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

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于京斯依言其即京師以爲安也踰踰濟濟言其會羣臣而  
有儀也俾筵則或肆之筵也俾几則或授之几也登則登斯  
筵羣臣之所同也依則依斯几耆老之所獨也執豕於牢非  
必牛羊之厚也酌之用匏非必金玉之華也遷國之初崇簡  
儉也

解頤

於臣下有禮以燕樂之於民庶又有法以整屬之於禮則儉  
質爲先於法則經制之有定先公之厚於民者如此上下之  
間情意既藹然而相孚法制又秩然而不紊矣

主意

賢君之厚於民者方落成而極其禮制之盛既燕飲而盡其  
經制之宜大臣追述先公厚民之事以戒君言其落成而有  
懇懇儉質之意者燕飲其臣而盡一時慰勞之誠也言其燕

飲而定綱維統繫之規者整屬其民而為後世悠久之計也  
其厚於為民也為何如使君臣雖懽洽於居室既安之餘而  
民生未親附於上下相承之日殆非所以為愛民之厚者矣  
君式

古人之厚於民者方新遷國之後既為燕饗而使臣盡其歡  
必立法制而使民有所統夫國之新遷非燕樂無以盡歡洽  
而慰其心非法制無以統攝而定其志方新遷之初而為經  
久之制如此非公劉厚民之深者不能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國君於新遷之後所以收合人心者蓋無不至也有臣焉則  
為之飲食燕饗以樂之有民焉則立之君道宗法以統之若  
是者則何患民心之不一而國勢之不固也哉

主意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國之始遷莫先於奠民居其次莫如定軍賦正稅法既溥既長言其芟夷墾辟之廣而長也既景迺岡以下言其望景觀視之詳而備也其軍三單言軍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悉民以爲兵也徹田爲糧言田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竭民以奉上也大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徃乎東言其治之遍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大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以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

解頤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治地以授民而定賦稅之宜復廣土以益民而致盛大之效夫辨土授民而致其勤因地取民而定其制以土地墾辟之餘也至于經界日盛土地日宏則疆宇

言集論三  
恢拓之田而芟夷墾辟之功愈大矣非愛民之厚何以能此  
始因土地之墾辟而辨其宜以授於民定其制以取於民遷  
國之基於此而立矣迨夫山西之田日增民生之居處日辟  
則向之廣者益以廣長者益以長而國之基信乎其昌大矣  
旨要

此章言辨地理以授民與夫制軍賦定税法之事既溥既長  
至觀其流泉辨地理以授民之事也其軍三單定軍賦也度  
其隰原徹田爲糧定税法也度其夕陽而幽居允荒則言民  
居益衆也夫古人之厚於民者安民之事爲甚詳而取民之  
制爲甚約此地益廣而民益衆也夫安民有其法取民有定  
制此其厚於民之道爲何如哉蓋擇地居民一時之制立制  
而不厚取於民尤久遠之制也

發揮

此詩皆詠公劉厚民之事故每章各以篤公劉啓之此詩全章命題皆當上一句分截成王將涖政而康公告之曰昔者公劉之厚於民既治草萊以開其地復測日景以正其方相其向背之宜觀其灌溉之利其愛於民者如此由是酌其地而定軍賦均其地而定税法其取於民者如此厚民若是而民之歸者將不足以容乃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民之居益大其得於民者又如此甚矣其厚民之勤也言之諄切而有序公劉之心可想見而康公之意拳拳矣

斷法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邈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鞠之即

于幽斯館爲客舍以居也涉渭爲亂爲舟以濟也取厲爲斧斧之用取鍛爲宮室之脩本其始而言也止基言其居室之

治也。廼理言其田疇之治也。衆者人之多有者財之足即止。基廼理之效也。夾澗而居則或處其東或處其西也。遡澗而居則前依乎水後依乎山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鞠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非公劉之厚於民其何以致是哉。

解頤

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儉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微物取於遠猶足以養夫民盛德成於君宜有以子其民此詩雖是興體然只是一意宛轉說下來感發之機在於語意之相形挹行潦於彼而注於此至遠也而猶足以爲民之儉饒乎此以遠近相形而感發乎成王也行潦之水至微淺也而其儉饒之用猶若是其大豈弟之德至貴重也豈不足以爲民父母而使民尊之親之乎此以貴賤相形而感發乎成



王也召公規戒之意不迫而切如此

於式

此興之婉而切者物之微猶可以爲民之用豈有德之厚而乃不足以爲民之歸此物之微而遠取諸彼者如此况德之厚而近取諸身者何如即其辭既其理康公之所以爲戒者婉在言外饒饒者民養之所急父母者民生之所資酌之於彼而注之於此民猶不憚其煩取之於已而推之於民君其容以自已行澄之水朝滿而夕除豈弟之德常存而不竭其可不知所以爲父母之道乎

斷法

物之遠者尚可以致其用德之盛者豈不爲民之所歸豈弟君子有父母斯民之德宜民尊之親之無不致也

主意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義莫尊於君也恩莫切於親也以君之貴而有親之慈則君

德之和易可知矣人倫之大有主於恩者有主於義者故以君而臨民以至貴而臨至賤尊卑之遠絕而勢分之濶踈安能使情意若一家而慈愛若一體也哉成王之爲君子也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不以民視民而以子視民民之親之同於父母何莫非豈弟之所致邪噫不恃其崇高之勢而益充其豈弟之仁斯其爲康公戒成王之意也歟

主意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有卷者阿則可以游歌之地也飄風自南則可以游歌之時也來游來歌君以和平之音唱也以矢其音臣以和平之音和也此所謂總序以發端也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爲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

序以庶類則得其所萬國有咸寧之效而黎民有不變之風  
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虧與  
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  
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  
之卷阿也

解頤

地勢美而天氣和正君心自適之際而臣言易入之機也大  
臣之愛君固無往而不效其忠而君心舒適之餘則其效忠  
也尤易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適遇夫飄然南來  
之風以斯地也際斯時也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同一自  
得之意平日有懷而不盡者於此而矢其音焉則君心之感  
悟深矣康公其善於告君也哉□以卷阿而飄風自南豈弟  
君子乃游歌於其上康公矢音以進戒何也豈弟成德之名

成王幼冲而全豈弟之德一旦游歌於順適之地若不進戒  
恐王心或溺於宴安而虧豈弟之德不知求賢用士也○人  
君適意之時正人臣納諫之日登卷阿而遇飄風地勢既美  
天氣又和以豈弟之德遂游歌之樂宜有欣然聽納而何拂  
戾之有哉

旨要

或有以矢其音爲成王者非是緣此章朱傳以爲總序以發  
端總序者總一詩而序之也發端者發賡歌之端下三句見  
成王咏歌之終乃召公賡歌之始一詩之旨皆係於此所以  
謂之總序發端也中間發明成王當此之時其胸次直與天  
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

於式

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疏義